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三八號

第四百四十九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一元 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簫引樓稗鈔

東江葉小鳳先生學問文章固已蜚聲藝苑馳譽文壇無待贅述本社商之先生彙其十年以來愜心之作刊訂一厚册歸由本社出板現已編校工竣定價五角特價三角郵票代價九折計算書印無多購者從速外埠函批格外價廉愛閱先生文字者幸弗交臂失之也

總發行所上海徐家匯靑星編輯部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心聲 半月刊

榕公 鈍根 主任

定於陰曆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特約撰述
天虛我生 天台山農 王冷雲 朱大可 何海鳴 汪守惕 李次山 周鐵還 邢琬 胡醉 林屋山人 周劍雲 徐行 徐卓呆 楊塵因 姚醉樵 方定 上說 姚夢 童愛樓 許廬 父丹 張翁 陸漱 曹癡公 張 丹舍 張山 桐花 飛張碧悟 張舍我 靈叟 彭恕遺 彭程 小靑 梅花館主 鄒改 盧國 雄 穎 川 秋水 鄭格夫 鄭懷 獨 劉雄 笑 盦 劉贅叟 劉烱公 嚴 顧鶴 嚴美蓀 嚴譚聲 蘇少卿 顧肯夫

▲特約繪畫
丁悚 周柏生 張光宇 謝之光

每月出版兩次 每次一厚册售洋兩角
▲預定半年（十二册）只收二元並贈梅花館主臨鄭文公碑小中堂一幅如須變款請來函示
▲預定全年（二十四册）只收四元並贈劉豁公先生臨六朝碑四種之屏條四幅
▲本刊歡迎投稿酬資從豐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心心照相館（地址同上）
心聲半月刊社啓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illegible]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中三八九五

德國醫學博士 江逢治醫生

花柳肺癆專科

診所下午一至三時在四川路一百三十四號三至四時在南泥城橋大沽路一千二百號

江逢治醫院（電話中三八四四）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地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上等貨色 中等價錢

上海 永泰和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福民醫院

內科 小兒科 耳鼻咽喉科 愛克斯（X）光線科 外科 產婦人科 泌尿器科 雷錠科 各科均有專門家主任

門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X光線診斷·治療·下午二時至三時 徽毒有無血清反應試驗每月二次

星期日下午一律停診（十五日至二十日）

救療部佈告

救療部係中日公理教會本院所創設各科醫生均担任該部義務 [illegible]

北四川路福民醫院院長 醫學博士 頓宮寬 啓

國民乙種有獎儲蓄券開儲佈告

本儲蓄券業經印刷完備開始徵求儲戶并另訂代理章程招請本埠及外埠殷實行號爲代理處從優酬報[illegible]及之效第一期抽籤日期定於本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即陰曆十一月十四日）在上海縣商部准章程第二十二條當衆舉行屆時當以鐘點地址先期登報布告

上海江西路永源里國民銀行儲蓄部謹啓

電刻銀製出品 冬節送禮最宜

美術物品 珠寶鑽石 白金首飾 電刻字畫 屏軸器皿 最合冬節送禮之用花樣繁多不能盡述各界賜顧無任歡迎

法大馬路九十號美記華珍公司發行所（電話中三一二七）

感謝靈醫

靈子術大家羅世雄先生

羅世雄先生名滿國中婦孺咸曉然國人少見多怪每以靈子術爲古昔所無不免懷疑鄙人前亦如此茲荷先生施其奇術起我膏肓感激之餘欽崇無似謹述梗概以告國人俾知問津藉獲幸福

（一）病原 鄙人帶兵多年用腦過度承乏四川第二軍第六混成旅旅長時適値國家多故軍務叢微眠食不逸心力交瘁如每月辦公片刻無停至夜三時始寢早六時即起如是數月病態漸萌久之乃不克保昔日之健康而成下述複雜之症狀

（二）症狀 初起頭暈感情失和繼乃日見衰象異常便秘稍用思想則頭昏手掌各部呈赤色而發熱一閱文牘則頭暈目眩立至未一行而不支夜更失眠片時難寐心常陰鬱氣亦不順腹漸臌脹面則浮腫遂辭軍職日臥床褥延醫診治數年於茲

（三）中西醫治療之經過 病至於此醫何可緩歷聘川滬京津及他處著名中醫至舍診治所認之病名既各不一所立之單方亦非盡同迭加試服毫無效果於是疑中醫之無能改聘歐西名醫初受德人之注射療法繼受法人之電氣療法及其他各稱復纖醫術迄未絲毫奏效彼醫等亦自認爲奇症束手無策鄙人以中西醫不可靠如此又改聘上海成都各[illegible]著名之催眠術家受術多次更無寸效計茲數年內所聘醫士不下百餘人服中西藥品不下數千劑[illegible]耗醫費共去七八萬元而效既未睹病反日加遂不問如何醫法皆不信任但聽天由命而已孰知有超羣軼倫起死回生之羅先生爲我救星哉嗚呼幸矣

（四）聘羅先生時之情形 五月間敝友以羅先生靈子術療法之靈驗相告鄙人初疑爲催眠術之類安之敝友勸亟切遂[illegible]認聘來試治即諸敝及遍[illegible]上逐[illegible]先生出診時先生因面授生徒及就診者之益門無假離院且以川職方超羣識無人敝及之來又無介紹堅詞謝絕敝友連續一星期間作誠摯之懇求始荷先生允諾於是議訂條件酬以重金久請上海華英藥房經理章顯達君擬保其至川之安全先生乃偕敝及首途

（五）羅先生治療之效果 先生於閏五月二十四日至舍即於廿六日起施術每日六次無稍間斷數日後飲食漸增頭感淸爽便秘亦稍舒暢約及一月效果大著腦已復元頭暈目眩全愈從前每星期一次之便秘恢復每日一次之常態腹部之臌脹全消面部之浮腫盡退失眠則變爲甘眠心鬱則大爲快慰數年之沉疴劃除無遺幸何如之於是與先生每日談笑不厭而得聞其靈理之大凡略述如下

（六）靈子術之一班 此學非中醫陰陽五行之虛論非西醫一部分之療法非宗教上周論之迷信非催眠術之應用心理學實超越此等療法與思想而爲特別高尚不能反對之與全的學理奇偉的靈術也就其所授鄙人之靈子顯動法而論取一種超我狀態則全身起自動的一種不可思議之靈動可自地面躍上數尺一分鐘內可起振動五六百次飛躍時之心身爽快無與倫比於自己治療效力極大至以爲運動強身之法則尤莫出其右矣此爲靈子術初步之一端其妙如此若進而求其高深更令人驚服不置

（七）治療余旅長之情形 敝友四川陸軍第六師第十二旅旅長余順篤君有宿疾目覩鄙人病愈亦求先生診治時先生將回滬矣乘暇爲之施治數日病勢大減余君傾服之至竭誠挽留先生以離院久執不可但余君極爲歡迎遂授以靈子顯動法以便其自療今余君及鄙人依法練習日以爲常俾資祛病而保健康且將更昔及與法於軍學各界以代費時多而收效少之體育法

（八）川人之渴望 鄙人病愈後川中各界自軍師旅長以至紳商士庶婦女無不耳先生之名就診者有之求學者有之日不暇給戶幾爲穿而先生急於回滬均加拒絕各界士女如失救星奚不盼其重遊錦水以期受其靈術也

（九）介紹之願望 鄙人以絕[illegible]之症受先生之術[illegible]愈則凡罹醫難之疾者可以取法慎勿濫服藥餌安耽庸醫糜金錢於虛牝暨生命如鴻毛若求先生施術必能立治膏肓久凡前程無量責任軍大之青年男女務速就學以期強健身體修養耗神爲鴉來担當大事之之鄙人本推己及人之心抱誠摯熱烈需厚除印送傳單百萬張外特於各處重要新聞揭載廣布全區俾間律有自幸福獲享希照察及之

（十）附記 先生現設有靈理修養總院於上海西中華壽惠安里一弄內療病授徒同時兼辦如欲知其詳細者可附郵三分向該院函索療病面授函授等章程必能如命寄奉也但索章時聲明閱及鄙人傳單或廣告尤所盼企

四川重慶大溪溝懋記花園內 邱華玉啓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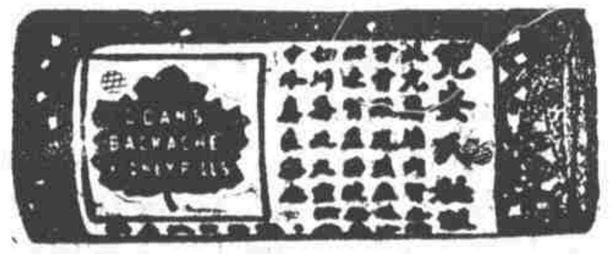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潤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臂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圖中寫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勸人投機辦女子法政學校 （丹翁）

除了特任官、民國的官吏、沒有不講出身的、出身在那裏、出在文憑上、文憑那裏來、來從學校裏、湖南女子要做官做不成、並不是男子把女子看做兩樣、實因爲男子做官 都有文憑、女子雖有文憑、也不是法政專門的文憑、於做官的資格上、總覺欠闕一點、這也是辦學堂的闕點、也就是辦學堂的不善生財、現在別處還沒有女子專門講究法政的學校、上海首先辦起來、自然各處要做官的女人、都到上海來了、 辦學堂最容易起風潮的、就是飯食、女人從來沒有爲一張嘴起風潮的、 況且她們要做官的人、『志不在溫飽』、飯食是很容易對付的了、 別處既沒有第二個女子法政學校、來做比較、課程上當也可以馬狐一點、教員們薪水、也可少出點了、一本萬利、很靠得住的、比着交易所妥當得多了、想發財的快快來投資罷、

閣潮旁觀 （耀公）

□其一、內閣大變……大變內閣 有政黨內閣、有名流內閣、有武人內閣、有學者內閣、自開國以至今日、內閣亦多變矣、多變之內閣、及今而又一變、非政黨、非名流、非武人、非學者、集合拜稱方面不倫不類之分子、敷衍雜湊爲之、蓋匪特小變已也、直可謂爲大變、大變之內閣、即以大變之人物組之、蓋惟有大變之才、斯可以當大變之局、故今繼任之內閣總理、乃爲十數年前聲震全國之汪大變其人、然而就任僅一日、即已提出辭呈、即已避往西山、即已大發宣告辭職之通電、此實自有內閣以來所未有也、此則又大變中之大變也、哈哈、內閣大變、哈哈、大變內閣、

□其二、此六人與彼六人 改組內閣令下、自國務總理、以至外交內務財政司法教育諸總長、聯翩下臺者六人、（按、高凌霨調長內務、不在下臺之列、）同時希臘之前任閣員、若戈那里斯史特拉杜斯等、以被查辦之結果、牽連就僇者亦六人、中國之閣員、則俾丟官、希臘之閣員、則竟送命、以此六人者、視彼六人者、蓋猶不幸中之大幸也、或曰、否否、不然、其後災猶未已也、聲其罪曰、賣國、嚴其罰曰、依法查辦、在忌者之意、乃正欲殺之以爲快、然則其究也、焉知其不送命、而豈止於丟官、然而難矣、

閣閣餘談 （耀公）

斡倒羅文閣已空○一班混蛋（此二字、係出衆議院議長之口、非記者所敢臆造、）渡忽忽。故知王寵難爲惠。會見高恩不可洪。（高恩洪雖未離職、然彼舊有之勢力、衰減已甚、故云、）吳帥洛陽威漸替。曹家保定氣初雄。大頭議長（謂吳景濂）何多事。坐累黎書是此公。

身死與心死 （老孫）

兩三日前、忽傳張作霖病死、其消息何自至、曰、開封、開封、何地也、吳佩孚勢力所在之地也、是故於奉天、北京、保定、天津、乃至其他諸地、張作霖皆未死、而獨於開封、張作霖則死、然則其死也、孰死之、吳佩孚死之也、抑又非吳佩孚之力能死之、吳佩孚之心死之也、吳佩孚之力、不能死張作霖、故於奉天、北京、保定、天津、乃至其他諸地、張作霖可以不死、吳佩孚之心、必欲死張作霖、故於開封、張作霖可以死、吳佩孚之死張作霖、如是、張作霖之死吳佩孚、又何獨不然、雖然、吾竊以爲吳佩孚與張作霖、與其身死、毋甯心死、與其以心死人、毋甯自死其心、吳佩孚之心死、張作霖雖不死、猶之死也、何也、無激之使動者、其爲患、或猶可及止也、吳佩孚之心不死、張作霖雖死、猶之未死也、何也、死一張作霖、不足以快其心、則其視人人皆張作霖也、視人人皆可以死也、必人人皆死而後已、國其無噍類矣、張作霖之心不死、其終爲人人之患、亦無以異於是、故吾請下一斷語曰、與其祝吳佩孚張作霖之身死、毋甯冀吳佩孚張作霖之心死、吾更請下一轉語曰、萬一吳佩孚張作霖之心終不死、則又毋甯祝吳佩孚張作霖之身、大死而特死、且以爲毋甯速死、

爲吾宗大司馬謝賞紫禁城騎馬表 （丹翁）

具民國官外臣某○（優待清帝以外國君主之禮、吾宗某君、當不願隨遺老之後、故不稱遺臣而稱外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表乾清宮皇帝陛下○竊以外臣夙慕洋操○粗知武學○欣遇鸞輿之合○媿無臘犬之勞○家財遠遜同宗○少一萬八千之獻納○（作霖萬、勳八千）國務近希聯任○無東西南北之奔波○（保定電、魯案、離京、防其走爲上着也、）迺蒙皇帝陛下○寵以一鞭○恩逾三賜○指後門之馳道○許飛鞚之揚塵○追馮馬之殊榮○（二馬謂馮玉祥、）同哈哈而蕭拜○（謂漢章、）外臣心肝民治○敢跨雙頭○髀肉天街○何嫌後屁○（謂在清朝、未蒙賜特恩、）馳驅無補○聊隨視草於六卿○顧盼猶雄○或可看花於一日○比杜將軍之白馬○家乘尤光○（白馬將軍、爲吾家退孫飛虎者、）隳王兵部之黃驃○來頭更大○從此閱兵南苑○不勞扶上雕鞍○明春試騁西郊○豈羨橫驄捧托○外臣某誠惶誠恐云云○

□德國式的死屍旅館 （清波）

德國因死亡費高、發明屍體租用棺材之法、既葬還棺、一棺可輾轉租用、按時計錢、價廉而事便、是無異以棺材爲屍體之旅館也、以今方法、彌覺舊法一屍一棺之板笨、中國器用諸品、頗宗仰德國式、壽器店主、盍勿仿而效之、大可標題爲德國式的死屍旅館、分別部居、區爲頭二三等、（照等按日索價、）我知醉心歐化者、伏枕彌留、必有以非德國式旅館爲囑也、或曰、還棺棄屍、各不孝何、應者曰、揭出外國招牌、『孝』字不成問題矣、年來中國事、大抵如是也、

□某大慈善家之妾（二） （馬二先生）

日昨有投函於余者、謂余前所記『某大慈善家之妾』、事固有之、情節未合、因更就來函所示、書之如左、

某大慈善家之妾名老五、平素極喜遊蕩、鎮日夜流連於外、而某大慈善家不之禁也、以故其口碑殊不甚佳、某大慈善家既歿之第三日、老五即向大夫人提出析居的要求、謂鎮日受氣、殊所不甘、願分得家資若干、隨其承繼之義子同居、大夫人許之、析居後、老五當然惟所欲爲矣、然而彼猶未以爲足也、每欲北上、尋其舊好、兩登極峯之某要人、此時某局董固久已耽耽逐逐於老五之側矣、其後、不知其更以何種手腕、竟將老五之芳心打動、使之自行取消北上之念、而甘心委身作妾、在老五不過水性楊花之常態、而某局董是舉、殊未免媿對亡友也、

西泠秋屑 （不覺）

盧督辦並未因有人看程艷秋白戲大怒、（四四七號）本報所登『今覺』君報告不確、蓋盧督辦實因羅文幹案而大怒也、（有感日通電爲憑）、

程艷秋在杭共演五日、末二日上坐及半、因忽起大風、湖濱驟冷、觀者裹足、有人謂如改名程艷冬、或不致爲西北風吹散看客也、

杭人有怪癖、獨嗜小楊月樓、此次程艷秋來、許多看客、咸取以與小楊月樓較、更有屈臨以伸楊者、殊不堪爲捧艷者聞、我亦以爲此種評判殊不公也、小楊月樓、深入杭人之心、奈之何哉、

鳳舞台茶房大叫苦、因收拾茶壺後、仍須另備兩壺熱茶、爲程豔秋倩來之某某君飲、蓋叫好嗓乾、不得不一潤喉腔也、

金小樓一鳴驚人 （林屋）

女伶金小樓、年十八、習鬚生老旦、何月華弟子也、何爲汪笑儂高弟、笑儂嘗數稱之、徒以嗓敗、不能登場、小樓聰悟過人、數年盡得師技、去歲歌於滬上、名伶時慧寶、一見稱曰、吾見女鬚生多矣、無如此女者、他日享名、豈待問哉、今春來滬、試清唱於大世界羣芳台、未幾、賞者甚衆、結社曰聽雨集、取唐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意也、今擬十七日出演大劇場、聽雨諸子、擬贈匾曰金臚親王、可謂一鳴驚人者矣、且評藝者在實不在名、自文艷翠艷香豔粉豔諸王、皆名成而後封、率不過三五好事者爲之、今聽雨集有數十人之多、實至名歸、公論不可見耶、若謂封爵爲濫、則羊頭羊胃、不始小樓、安可獨以嚴格繩之、余論劇、女子飾鬚生者、皆非所喜、然卽藝論藝、不敢以己所不喜、一概阿惡也、聞登台三日、劇目爲受禪台武家坡罵閻羅云、

□豔閣蘋屑 （不毛）

今之花襲人、卽前之龍弟、而龍弟之前、卽名芙蓉者也、以善歌名、新產一雛、已過繼與人、聞其身世甚可憐、

昨日爲笑舞台旦角胡恨生君完姻、延何海鳴君爲證婚人、

新清和有一春宵樓者、某報曾載其約瑟芬之小影、於是客咸呼之爲約瑟芬、約瑟芬年已三十許、拿破崙環集其門、有一老者、亦約瑟芬之所暱、其客見之大笑、曰今乃實見拿破崙之鬚矣、

青社今夜開聚餐會、並歡迎何海鳴君、

天津陶銘之斷舌案、聞某影戲公司、將映成活動寫真、

婆婆生之『人間地獄』中、長車誤排爲馬車、急急申明、因拱宸橋至西湖、馬車尚未能通行、恐蹈馬車到虎邱之覆轍、爲人指摘也、

商務印書館明年小說月報停辦之說不確、

神州日報 附送報 不取分文

本報自創刊以來已閱三載有半除單獨發售外並與神州報社訂有特約凡定閱神州報者皆附送本報一份故銷路日益推廣聲譽之美卓著一時本報同人甯敢不益自勉以副讀者諸君之盛意惟近來各代派處往往將神州附送之本報私自截留另行售賣此於神州及本報之銷路皆有極大之影響且重予讀者諸君以[illegible]不至於遺漏而[illegible]之法莫妙於此愛讀本報者其[illegible]附錄神州日報定報例如下

（中國境地）全年九元半年五元三月三元（日本境地）全年九元半年五元（西洋各國）全年十六元半年九元 報費先惠郵票代價作九五郵費在內

臌脹有救 可以無憂

臌脹一症是膀胱氣化不足清氣不能升濁氣不降以致其日漸膨大故爲臌脹眞方失傳變爲絕症西醫亦無藥治之法惟有用刀術開放當時果能見[illegible]惜病根未去日後就要臌脹起來無法可救終歸不治（臌脹無憂丹）此是本藥房獨得秘傳自己身受底他人經驗底神效丹方功能通達九竅分清理濁[illegible]無論何種臌脹[illegible]千金不換之良藥也病輕者半料可痊症重者一料必愈包治面議患斯症者速請購服良藥[illegible]得機緣勿失（價目）每料二十元半料十元試服五元外埠可從郵局函寄費加一保險回件

上海（荒）一八〇號 實善街貴興里 正威藥房發行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一五〇□ （秋涵）

第五回 海誓山盟語自性中流出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瑪麗聽了、很不以他這話爲然、便笑說道、賀先生你也太沒志氣了、以你所處的地位、指日便可以發達、怎麼和一個小學教員較量長短起來、社會上那些狂妄的人、沒有吹牛的地方、他們還拚命的大吹而特吹呢、倒沒見你這般的謙謙君子、……露蘭笑道、小學教員、所執的業、誰也及不來他們的文明、比如學生是中國將來的主人翁、他們又是主人翁的老師、這責任可算得重要極了、小姐如何瞧他們不起、……瑪麗將個脖子一扭、似笑非笑的說道、照你這樣講、似乎這些小學教員應該是人人尊重的、怎麼担負教育事業的、越弄到越窮得要死、再過幾時、恐怕離着討飯日子不遠了哇、……露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這還是政府裏辦事的人不好、他們把國家所有的經費、全都供應給政界軍界、至於學界上面、却分不到十分之一、你叫他們不窮、又如何能夠呢、 我姓賀的萬一有這造化、握了重權、不但實行廢督裁兵、而且要將這全國教育、大加整頓一番、那時候你們顧先生、包管可以稱心如意、莫說這區區鑽石、便叫他拿金葉子將你這身子包裹起來、也不費吹灰之力呀、……一番話羞得瑪麗徹耳根子通紅、嬌嗔着說道、賀先生你說話放仔細些、誰是我的顧先生、他有鍵沒鍵、與我又有甚麼相干、我也犯不着要他拿金葉子來包裹我、……他說完這話、便賭氣辭了露蘭、露蘭也不勉強留他、心裏只是暗暗好笑、

□一鑑樓詞舞記 （寒雲）

惟壬戌冬、十月十二日、華燈初上、高樂畢陳、蘋蘩酒溫、友生羣至、是夕也、辛于嵩閣、招文福全部、集一鑑樓、布紅氍毹、懸錦帷幕、列碧欄干、廣延海上曲家、管絃雜奏、歌舞爲歡、又有國楨叔愚建寅承基浦東諸弟子、手獻綺筵、以悠嘉賓、及既醉矣、戩樂愛喬、丁叟紫垣、首串刀會（叟年逾周甲、而聲猶沉宏、）瀟灑[illegible]如在、蠶眉鳳目、恍對關侯、[illegible]子寶良、飾魯肅、大雅不羣、確爲能手、桃子元爽、繼演思凡、歌靜而悠、舞柔而雅、閱爲老伶丁蘭生所授、畢竟可人、又次則醉斧出、朱子少雲飾李逵、白淨之滑稽劇也、傳嫺、嫺於雄拔、極神化之妙造、佐以陳伶水泉之林冲、相得益彰、厥劇中之黑旋風豹子頭、皆雁鼎也、故林冲以丑飾之以僞遂僞、其足軒渠可知也、兩城北公合演樓會、叔理飾叔夜、鶴盤飾素徽、一雙璧人、明姿輝映、兼以旖旎之歌、婀娜之舞、使人廻腸盪氣、若讀玉溪詩、清真詞、其芬芳永縈於胸肌間爾、韓子傑文、張子寶鑾、合演受吐、一飾賣油郎、一飾花魁女、傳神阿堵、無邪銷魂、觀之樓會、又是一種情味、二子歌白、尤見工力、張子玉笙、飾正旦、推獨步、茲演潑水、宛然癡婦、無劍弩拔張之嫌、已爐火純青之候、間病登場、台飾咸易、余子伯陶、飾潘必正、狀書生之乍驚乍喜、可謂頰上添毫、鶴盤飾妙常、妙麗天成、絕饒丰韻、曹子叔衡、飾道婆、必正姑、妙常卿、老旦也、穩練稱職、其下聯演慘覩、搜山、打車、三劇、凌子芝芳、飾建文帝、精力圓足、無懈可擊、某艮飾程濟、身段繁密、一歸從容、中節循規、無或疏放、聲悲壯而勢雅潔、今老生之上乘材也、江子紫來、演照鏡、所飾白淨也、其衣之緣、冠之頂、鏡之砍、几之幃、咸繡紫氣東來四字、蓋寓其名字也、洵豪矣哉、厥劇嘲笑而麻、刻畫入骨、誰亦虐矣、云是江子之得意作也、某良又陪徐子凌雲、演連環記之小宴、已二次登場矣、能者多勞、信然、初凌雲原約其徒俞子振飛同串、凌雲自飾王允、俞生則飾呂布、不期俞於讓終遺去、凌雲遂改飾呂布、而以某良飾王允、予早聞道過其[illegible]、恆稱凌雲小生身段之佳、輒以未得一瞻爲憾、今竟因誤而獲飫眼福、誠奇幸奇快事也、呂布躍馬而出、神姿凛凛、扮相之妙、已足壓倒羣倫、其一拂袖、一振衣、一舉足、一縱身之態、咸極畫化境、而穩淨勁練、雖老伶亦莫足與京、搖翎之技、尤臻圓美、昔見王楞仙演周瑜、其神采動止、有絕相類處、凌雲之名貴處、似尤過之（未完）

古玉蟬、質黃明如琥珀、中厚邊尺二分、邊一分、背凸腹平、底章凝白若羊脂、案緗漢書輿服志、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徐

廣注曰、貂皮煖額、附施於冠、遂爲首飾、此玉蟬自是飾冠之品、與戶璫不同、璫之玉質恒不佳、厥孔且多穫鑿、此蟬之頂、有一細逾針孔之孔、直達胸際蟻鼻、近蟻鼻處、四周作微

凹、以期穿金絲時、可得平貼、製作精妙絕倫、乃至如此、證之寒雲謫寶玉中、定能肩隨其天子黃玉甲蟬、無媿色也、（丹翁識拜記）

□余叔岩爲譚派罪人 （小隱自北京寄）

今之唱老生者、以標榜譚派爲最時髦、而譚派老生、遂如過江之鯽矣、票友勿論、內行中之以譚派得名者、厥惟余叔岩、儼然爲譚派之傳人、執老生之牛耳、叔岩爲名伶之後、學有根底、復曾親炙譚氏、似無名下無虛、近年以來、戲界凋零、兩曲者益其虛聲、羣相推重、而叔岩亦卽日進於驕、自命能傳譚氏之學、甚至自作聰明、妄出心裁、於戲之曾見譚氏者、則擅改成規、未見譚氏者、復妄參己意、以致去譚日遠、笑柄百出、聽者不察、猶稱譚派、鑫培死而有知、亦當痛哭於地下、茲者叔岩行將去滬、滬上人士、聽戲程度、年來方見進步、倘爲叔岩之僞譚派所欺、所關頗鉅、因將叔岩謬點、摘出一二、以見一斑、望嗜譚者、於聽叔岩時、放出眞眼光、俾免魚目混珠也、余叔岩嗓音沙啞、論者病之、然此不足爲叔岩譏、蓋嗓音本諸天賦、非人力所能補救、叔岩出於無可奈何、豈是得已、吾之責叔岩者、則在嗓音之外耳、叔岩每出台、必攢眉豎目、頗有幾分似劉春喜、台步大搖大擺、此諺所謂蹚水是也、卽此外觀、已無絲毫譚氏氣習、戰太平、譚氏佳劇也、叔岩演來、絕不似譚、最荒謬者、則（千歲爺休說懦弱）話一段、減去（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死二字登懦怕）二句、猶尚可原、入後（進得帳去把賊罵、拚着一死染黃沙）等句、完全套罵曹腔調、唱來尺寸甚慢、未免大誤、或者叔岩、只聽過戰太平、遂致舉一反三歟、打魚殺家、蕭恩被責回家之四句搖板、（好一個呂子秋作事不正、責打我四十板趕出了頭門、）譚氏唱此頭門二字、尾帶怨音、（我只得咬牙關忙往家奔、）奔字拉長腔、以抵於門、叔岩之往家奔、唱哭頭、不但腔調不合、卽鑼鼓亦均不合矣、餘如狀元譜之左手執板、飾斬馬謖之扇不轉手、謬誤之處、不一而足、限於篇幅、不勝枚舉、容當爲闢余篇、以與當世嗜譚者相談論也、

□竹頭木屑 （霖慶）

何海鳴頃已來滬、下榻新旅社、此間小說閥、一致歡迎、連夜大開宴會、燈紅酒綠、興復不淺、何君於酒酣耳熱後、流連光景、大有小紅低唱我吹簫之概、此後唱門作品、又將層出不窮矣、

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自改用新文體後、銷數初尚不少、後乃一落千丈、今且不及五百冊矣、CP自知難堪、已露辭職之意、明年該報、准復舊觀、編輯者、非王西神、卽惲鐵樵、

余前記社會花『AA』女士、原名徐二小姐、常寓靜安寺路愛爾治旅館、通英語、善駛汽車、尤喜扮演影戲、近以萬元支票眞假問題、與法租界某銀樓興訟、有外人名『John』者、與AA素稔、聞擬出而調停云、

梅蘭芳昨日抵滬後、卽由前夕由津來滬之李律閣君、邀約同寓大東旅社、許少卿極力運動梅在滬演劇、尚無定議、

□特別報告 （M）

□誌謝 新上海編譯社贈新上海第一期、大東書局贈星期第四十期、中華圖書館贈禮拜六第一百十九期、世界書局贈快活第二十五期、紅雜誌第十七期、各一冊

說部 一年有半 （第二編） □八十□ （天笑戲述）

叔禮道、到那時候、自然幾個老朋友要幫幫你的忙了、素老四道、幸虧他們給我想法子、最緊急的時候、只好躲起來、可憐我躲在北邊一家下等人家的屋裏、躲了三天三夜、但是終不敢出來上火車、說是東車站西車站都有人在那裏監視、三少、你想想、他們不是當我革命黨、簡直當我是個江洋大盜、阿要氣煞、後來我想想這個樣子、到底不是個辦法、儘躲也不中用、索性還是我自己給他去說罷、那天我便到他宅裏、我說四爺這樣疼我、我怎麼不感激、我也很願意一輩子跟着四爺、可是我在上海、還有[illegible]未了的事、我還有個新生的女孩子、寄養在人家、我也得回去安排好了、再來北京、請四爺給我一個月的假、我回南邊去一趟、四爺倒很客氣、說你儘管去就是了、要是沒有錢使、這裏帶幾千洋錢去、我想還一下子、再不能拿他的錢了、連忙說、暫時用不着錢、到北京後再向四爺支錢罷、我這時一面到上海、一面就吩咐他們、把天津的機關部撤銷、牌子去掉、又不知那一個走狗獻勤兒、說素老四是一去不來了、當時便派了個偵探、追蹤南下、五阿姐、我坐津浦車下來、兩夜天不曾睡着、一到上海、我心裏快活得來、好似到了天堂裏來了、這時你們姊妹淘裏、給我接風、我還不敢多說一句、殺千刀的偵探、跟在我後面啊、叔禮道、你怎麼知道的呢、素老四道、怎麼不知道、我在東亞旅館的旅客也多、誰還留心他、到下半天、香的娘啊、阿嫂啊、阿姐啊、都來看我、還有幾個老客人、碰見了我、都來招呼、在電梯旁邊、碰着了一位鯨秋姚二少、講了幾句話、二少說老四幾時到上海來的、我說昨天剛來、我們也沒講得幾句話、倒說那個對面房間格接告客人、兩隻眼睛釘住了我、我想這倒有點奇怪啊、後來我問茶房、茶房說、不是昨天晚上和你們同車來的嗎、他已問過我幾回、剛纔來的一羣女客是什麼人、我說客人也是昨天來的、我那裏知道呢、